

## 藝術欣賞的理論基礎（二）：圖像研究與圖像學

### Foundation of Art Appreciation (II):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林伯賢

在當代藝術理論中，圖像研究（iconography）與形式主義（formalism）有很大的不同。後者主張藝術欣賞只著眼外在造形因素所帶來的效應；圖像研究則強調藝術欣賞應著重對圖像內涵而非形式的解讀。圖像研究 iconography 的字源來自於兩個希臘文，eikon 是 image（圖像）的意思；而 graphe 的本意是 writing（書寫）。推廣圖像研究最重要的人物首推德裔藝術史學家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 - 1968），他在《視覺藝術中的意涵》(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1955)一書中，將圖像研究分為下列三個層次：

1. 層次一：解釋圖像的自然意義
2. 層次二：解釋藝術圖像的傳統意義
3. 層次三：解釋作品的內在意義或內容

Adams（1996）特別利用十四世紀義大利畫家喬托（Giotto, 1267-1337）在帕多瓦的阿雷那小禮拜堂（Arena Chapel, Padua）壁畫，說明如何利用圖像研究的三個層次來進行藝術圖像的分析。



圖一 喬托，耶穌誕生，1305，義大利，帕多瓦，阿雷那小禮拜堂

資料來源：<http://www.artunframed.com/giotto.htm>

如圖一所示，在第一個層次中，觀眾所看到的是畫面中生動的羅列了許多人物：在一座棚子下一位婦人將嬰兒遞給另一位橫臥的婦人；一位男人坐在前方打盹；棚子兩旁牛、驢、一群白綿羊和一隻黑山羊；羊群旁站著兩個男人背對觀者；以及棚子上方背上長著翅膀的人物群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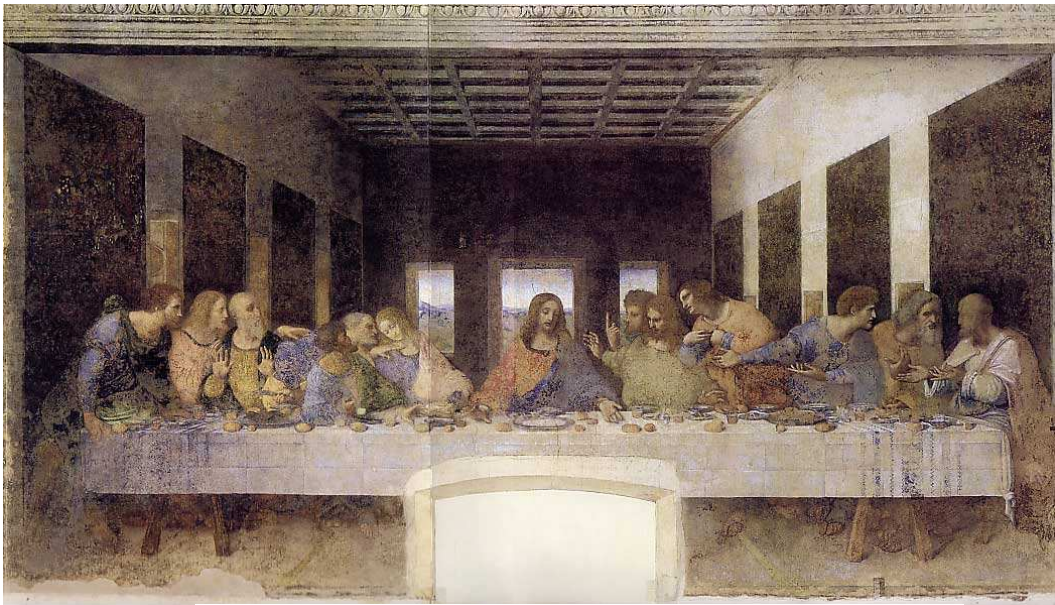
在圖像研究的第二個層次中，我們不難藉由聖經的故事來辨識畫面中的每一個人物，喬托作畫的依據正是路加福音中耶穌誕生的場景：「他們（約瑟和馬利亞）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所以畫中的棚子就是耶穌誕生的馬槽，馬槽裡馬利亞從接生婦手中接過聖嬰，坐在前方打盹的男子當然就是耶穌的父親約瑟。畫中的其他人物則來自路加福音的另一段話：「那天使對他們（牧羊人）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因此喬托是結合了聖經裡的兩段話，把牧羊人和天使帶進畫中。

但是喬托為何把約瑟畫成打盹的模樣？羊群為何要區分白綿羊和黑山羊？馬槽左方的牛瞪大了眼，驢子卻低著頭，這又有甚麼特殊的含意嗎？這就進入帕諾夫斯基圖像研究的第三個層次了。在聖經故事中，耶穌是上帝之子，約瑟則是耶穌在人世間的父親，傳統上他總被畫成閉眼沈睡的模樣。在喬托的畫中略有改變，約瑟似在半睡半醒之間，突顯了他父親角色的不確定性。畫中牛聰黠的眼神和驢茫然的模樣形成強烈的對比，喬托應該是以舊約為依據，在以賽亞書第一章，先知責備子民說：「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至於羊群的表現方式則源自馬太福音：「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在畫中，喬托利用白綿羊和黑山羊反應了西方傳統對於右與左、白與黑、善與惡的對應。

和圖像研究很相似而且容易混淆的另一個藝術研究方法是圖像學（iconology）。字

尾logy 源自希臘文 logos，有思想、推論的意思。圖像學把美術作品視為社會史和文化史中某些脈絡(context) 凝縮了的徵兆，而進行解釋。因此 iconology 可說是詮釋圖像的科學。帕諾夫斯基（1955：32）指出，圖像學與圖像研究最大的區別在於圖像學著重創作動機，也就是藝術家創作時的旨趣（motifs），其目的在藉由綜合藝術家個人人格特質、宗教態度、以及所處的時代社會背景，來探索藝術品所反應的中心思想。簡單的說，圖像學 iconology 是對藝術圖像的比較性分析（comparative study），而圖像研究 iconography 則是對藝術圖像的描述性診察（descriptive treatment）。

在去年最暢銷的小說《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中，作者丹布朗（Dan Brown）便藉由書中主人翁利用圖像學來重新詮釋達文西的名作《最後的晚餐》（圖二）。



圖二 達文西 ，， 1495-1498，米蘭聖瑪麗亞德爾格契修道院  
資料來源：<http://www.dc2net.com/images/Last-Supper.jpg>

在小說裡，達文西被賦予秘密會社（The Priory of Sion）領袖的身份；畫作中緊鄰在耶穌右手邊面貌秀美的年輕使徒，長久以來一直被認定是約翰，在小說裡卻重新被解讀為抹大拉的馬利亞（Mary Magdalene）－聖經中一位棄娼從良，追隨耶穌的女信徒。根據作者的描寫，抹大拉的馬利亞不但和耶穌結婚，而且懷了他的骨肉，而整部小說便是建立在錫安會跨數世紀以來致力保護耶穌血胤的虛擬情節上。作者丹布朗所塑造的主

角是一位研究宗教符號學的教授，根據他的詮釋，畫中抹大拉的馬利亞和耶穌的衣服樣式與顏色正如鏡射般對稱，顯示二人關係的特殊性。兩人的身形輪廓構成一個 M 字，一方面影射 Mary Magdalene 的身分，二方面隱含著二人的婚姻關係 (Marriage)。他提醒讀者注意達文西的畫中，餐桌只有十三個沒有杯莖的玻璃小酒杯，上面並沒有出現聖經上傳頌的聖杯，據此他提出一個驚人的推論：長久以來傳說中的聖杯不是耶穌最後晚餐中盛酒，或耶穌受難時，用來盛放耶穌鮮血的聖餐杯。聖杯是一種隱喻，指涉抹大拉的馬利亞以及她胎中所懷的耶穌血脈。因此所謂聖杯 Sangreal 不是字面直接解讀的 San Greal (Holy Grail, 聖杯)；應該重新拆解為 Sang Real (Royal Blood, 皇室之血)。根據作者的巧妙構思，達文西創作這幅名作的真正動機，便是要藉由圖像來暗示、保存這一樁歷史公案。

丹布朗在《達文西密碼》中詮釋《最後的晚餐》的方法，固然符合了圖像學的要旨，但是他所依據的文獻，在可信度上仍然受到質疑。丹布朗的構思來自於 Michael Baigent 等於 1983 年所出版的《聖血、聖杯》(Holy Blood, Holy Grail) 一書，然而大多數史學家以及宗教界人士並不承認他們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畢竟這只是一本小說，除了引人入勝的懸疑性之外，作者能夠大量運用藝術學上的相關知識，為讀者開闢了一扇登入藝術殿堂門徑；對於提升大眾投入藝術欣賞活動，的確產生了正面的效益。許多旅行社更順勢推出達文西密碼尋幽之旅，書中幾個關鍵地點，例如巴黎的羅浮宮、米蘭的聖瑪麗亞德爾格契修道院，便湧入許多書迷來探訪被作者指涉的一些藝術品。圖像研究與圖像學所引發的魅力，的確為藝術品增添無限的美學價值。就藝術欣賞的教育與推廣而言，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 參考書目

- Adams, L. S. (1996). *The methodologies of art: An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rown, D. (2003). *The Da Vinci Code*. NY: Doubleday.
- Panofsky, E. (1955).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Papers in and on art histor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